

《屬靈爭戰·何恩菁》自選一完整章節

何恩菁從平等街的老裁縫鋪走了出來，轉頭望著低矮的騎樓。騎樓高高低低掛滿古味的楷體書寫的店招。從她有記憶以來，中區就是這樣，陰影中有一種深沉的灰色。可是，上下學時段交織著的草綠與天藍的制服，好像又在這幾十年來靜止成牆上的噴漆、門前的招租紅紙、偶然掉落的日治時代宿舍的磚塊的街道中，種上了一點青春。

經過了一間糖菓行。糖菓行的門口吊著晃晃蕩蕩的玩具水槍、五顏六色的塑膠球、積滿灰塵的大鳳梨。她不小心踢到走廊上一袋零嘴，深淺相間的螺旋餅乾。餅乾倒了，灑開一地小小的扇形。她趕緊呼喚老闆娘。老闆娘從電視的世界裡被她呼喚出來，像一陣胖胖的風斜過狹窄的貨架，兩側的抽抽樂風鈴似地搖動。

對不起。她跟老闆娘道歉。這些我都買。

無要緊啦。老闆娘轉進去，走出來的時候手上多了小掃帚與小畚箕，有點吃力地蹲下去掃。何恩菁忙著打算接手，老闆娘揮手說不：ㄇㄟㄇㄟ。那一件不能弄髒。

ㄇㄟㄇㄟ。考到女中啊？怎麼這麼厲害？

沒有啦。她赧然一笑。心怦怦跳。臉微微紅。

阿弟，阿弟！胖胖的老闆娘往回吼。

何恩菁站在六種、七種、八種光澤的糖果堆裡，捧著那套綠色的衣服，手心微微冒汗。

阿弟穿著小叮噹圖案的背心跑出來，嘴裡有根涼菸糖。

「這個姊姊很厲害，考到省女中呢。」

「省女中是什麼？」

「臺中第一名的學校。」

「我以後也要讀省女中。」

「你不行，你男生啦。男生要讀省一中。」

剛好又有一個平頭男生經過。他拎著套了透明塑膠袋的衣架，衣架上掛著漿好的全新制服。

「對啦，就跟這位哥哥一樣。看到沒有，生得高高，飄撇，又會讀書，完美啦。」

這位一中的同學爽朗地蹲了下來，蹲到跟何恩菁同一堆的多彩糖果中，親暱地揉揉阿弟胖胖的脖子，說：

「阿弟要加油喔。」

何恩菁望著那雙早熟的大手摸著阿弟的頭。她不曉得他的年紀，她猜他高三，

因為她無法想像自己面對素昧平生的長輩與小孩，能夠這麼不扭扭捏捏。

「我會加油，不會減油！」阿弟說。

大家因為這一句，都笑了。

「ㄉㄛㄉㄛㄉㄛㄉㄛㄉㄛ，稍等我一下。」老闆娘轉進去。阿弟也跟著她回到糖菓行的深處。剩下她與他一站一蹲，站在蹲在斑斕無邊的玩具、餅乾、糖果裡。

兩人好半晌沒有說話。老闆娘提著兩袋米菓轉出來，拿給他們，說是要請他們吃，並希望他們好好讀書，長大以後有遠大的前程。

「ㄉㄛㄉㄛㄉㄛㄉㄛㄉㄛ，」

「你們以後啊，鵬程是萬里的。」

何恩菁在高低不平的騎樓走廊上，高高低低穿行過去。銀樓，皮件店，水果店，太陽餅鋪，炸饅頭攤。有著各種的香味。暢旺的冷氣帶了點檀香，真皮的動物羶臊，雜著荔枝、鳳梨與芒果的風，現烤奶油酥餅的味道，炸饅頭與煉乳慢慢、慢慢互相滲透的豐富感。何恩菁第一次來到這裡，以前都只是搭公車經過。何恩菁第一次走在這些街道，用走的。以前，她搭公車比較多。

她驚嘆於這些舊市區的街道，好有生命力，就像灰燼下悶著的火，落葉覆蓋著的新芽。她手臂披掛的那疊綠制服微微汗溼了。

忽然就眼前一亮，來到了三民路。何恩菁的髮箍像是決定放這些頭髮自由那樣，讓何恩菁貼齊耳根的短髮飛舞著。她及膝的百褶裙也被單行道雙倍的同向車流捲起的風拉扯起來，被亮起來的一塊陽光照到了。迎接他們的，是一整路高大豪華，又清澈透明的婚紗店。

一中生已經將他的制服拎在背上，食指在鎖骨前扣住衣架的掛勾。他轉過頭，對何恩菁說：「我走這邊。妳呢？」

「我走那邊。去搭公車。」她說。

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一中生忽然又咧開了爽朗的笑容，那個他對剛剛那個孩子露出的笑容，向他揮揮手。

「恭喜妳考上臺中女中啊。」

「謝謝學長。」

他哈哈大笑。「什麼學長？妳幾年次？」

「七十五。」

「我七十六，妳才是學姊。學姊再見。」

他拎著那件漿得恰到好處的天藍色帶點綠的制服上衣，走過婚紗旗艦館們一

座又一座四角有燈光照亮的落地櫥窗，高大黝黑的背影最後剩下一個點。

何恩菁目送他越過民權路、民生路，往她未來母校的方向走去，直到消失在路的那一頭。

她在民族三民路口等紅綠燈。綠燈亮了，她穿越三民路，又進入招租紅紙、銀樓、皮件店、水果店、太陽餅鋪的世界。

那個轉角是很美的一個轉角。她站在一座廢墟的入口。廢墟，是一座大概六七十年有了的廢墟，一座獨棟的洋房，門楣掉了一半，磚縫裡有草，雕飾脫落的、風化的，在圍著布的騎樓堆出一落落灰白色的碎礫。

一陣夏天難有的大風奮猛吹拂過，日光全面露臉，每一個細節都忽然明亮地攻入眼睛。

她忽然覺得生命有更大更積極的可能，新的一關就在眼前，光是入口已經就很美。她於是忍不住將疊在臂彎的綠色制服就著七月底的陽光攤開。舊市區的老裁縫鋪果然名不虛傳，她剛剛見證了眼鏡掛鍊的阿嬤入座一臺無比堅實的縫紉機，在下面移動擺弄那衣像在畫畫，飄逸的行楷神奇顯形。她剛剛太緊張了，覺得這樣一個無比的寶物不能隨便打開，畢竟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東西，務必要好好珍惜。現在，她覺得是時候了。洋房的花玻璃缺了一角，像是在微笑，為她唱歌，它反光成一塊潔白的五邊形。在這樣浪濤濤的雪花與歌聲中，她想像自己實踐著一種青春、端莊、勵志的站姿，捏了捏精神，讓自己再稍稍嚴肅一點，然後抖正了綠色制服。

剛誕生、有餘溫的，很美很美的行楷，潔白得像個恰如其分的起點：

一市

7

中0

女0

中0

台1

1

一壹